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58号 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每朵花都很可爱

□南京 杨孔柱

这些年来,每当心情不好,我便去看看花、看看养花的朋友。说来也奇,看了那一朵朵含笑欢快的花儿,听了朋友一通直入心扉的“养花经”,就会心甘如饴,神清气爽。

话从高考说起吧,每年这个季节,都是叫人欢喜叫人忧的日子。今年高考成绩一公布,老同学A的孩子青儿一炮打响,夺得全市考生理科第一名。那些天,青儿全家包括所有亲朋好友都为之大喜,纷纷表示祝贺。当地一家知名酒厂自告奋勇:“所有庆宴用酒,都由我们赠送,要多少给多少。”同学群里更是热闹非凡,羡慕之声、赞扬之声不绝于耳。当地电视台、报社记者也快速跟进,登门采访报道。最神通的还是北大、清华招生办,不知怎么获得青儿爸爸的手机号码,第一时间就打来电话,内容几乎一模一样,目的只有一个:“欢迎您的孩子填报我校。”接着又传喜讯,老同学B的孩子蓝儿考了668分,被一所985高校录取。同学们都夸青儿、蓝儿未来可期,可喜可贺!

此时此刻,只有老同学C感到十分难言而又羞愧,那些天总是闷闷不乐,一言不发。据说她的孩子绿儿没有考好,可能连三本也上不了。老同学们都感到不便多问,又不好劝慰。当年我的爱人曾和她同读高中,同坐一桌,同住一室,多年来情同手足,我也一直把她当作“老妹儿”。孩子高考失利,忧愁是可想而知的。她心情不好,我们也为此焦心挂虑,但不知和她说什么才好。

后来我就去看花、看养花的朋友。我的这位养花朋友原在省城一家报社做文化记者,退休后在家养养花、写写字、作作画。他最喜兰花,在自家院子里足足养了百十盆品种不一的兰花,普通的、名贵的皆有。前些年他还远赴福建武夷山、安徽大别山遍访朋友,交流兰花培植养育心得。他画兰花,只几笔便栩栩如生,他写兰花,曾出版一部几十万字关于兰花的专著。更值得一炫的是,他精心培育的兰花、菊花还在省内外展评,多次荣获大奖。

那天我去看他,他正在“百花园”里劳作。那座“百花园”是他承包的一块约有20亩的荒坡地,周围砌有砖墙和一道大铁门。时值8月,园内露天地里养有荷花、鸡冠花、芙蓉花、紫茉莉、百日草、翠菊、醉蝶花、麦仙翁、风铃草、金鱼草、万寿菊、牵牛花、三色堇、孔雀草、满天星等;大棚里养有蝴蝶兰、文心兰、石斛兰、波斯菊、虞美人、金盏菊、旱金莲等;同时还辟有五六块整齐划一的小菜地,种了一些蔬菜瓜果。朋友说:“我这里一年四季鲜花不断,春有牡丹、月季、栀子;夏有兰花、荷花、桂花;秋有菊花、芙蓉、山茶;冬有水仙、梅花、桃花……”

花儿朵朵,琳琅满目。只见其颜色、形状、高矮、胖瘦、浓淡等不一,千姿百态,争奇斗艳。朋友领着我一边赏花品香,一边娓娓道来:“花如人,人似花,各有价值,各有千秋。世界上什么人都有,有人搞科研,有人扫马路,哪一行都有人干,行行都能出状元。大地上什么花都有,每朵花都珍贵可爱,都有它的价值。如此,人类社会才会变得繁荣兴旺,幸福美好。自然界才会变得丰富多彩,生机蓬勃。否则,只有一个或几个花色品种,世界就单调了、枯槁了。人们常说,一花独放不是春,百花齐放才能叫春满园哪!”

听到这里,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豁然开朗。由这些花儿想到青儿、蓝儿、绿儿,他们不都是祖国的花朵吗?他们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材!不论将来他们各自干什么,只要尽其所能,哪怕花朵只开一个瓣儿,也要让它散发芳香,那就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喜欢和爱戴。我想把养花朋友这番话转告我的老同学、老妹儿,让她的心情也变得好起来。

菱角与『鸡斗』

□北京 龚浔泽

小时候,家西南的南塘里有野生的菱角和“鸡斗”,没有人打理,也没有人守护。“鸡斗”的叶子似睡莲,根茎上面连着一张圆圆的、大大的叶子,平铺于水面。菱角的叶子也漂浮在水面,主茎上有很多枝杈,有很多片比手指稍大一点不规则的叶子。

长大后,才知道“鸡斗”是老家话“鸡头”的发音,“鸡斗”的果实叫“鸡斗米”,就是很多地方说的“鸡头米”,学名叫芡实。而老家话中的菱角与普通话也有点差别,菱发音似棱,角发音似噶,不过看字听音凭印象就是一个东西。

菱角和鸡斗的果实都长在水里。不同的是,菱角是一颗一颗直接与水接触,泡在水里;鸡斗的果实不直接与水接触,而是很多粒带着厚厚硬壳的果实聚集在一个圆球状的、拳头大小的鸡斗蓬里,内部结构如石榴,外部上端尖的形状像鸡头,多数没在水里,有的也会戳破叶子冒出水面。

现在市面买到的菱角多是人工种植的,产量高,个头大,果实饱满,多数两个角,有的甚至没有角。无论是红色的还是青色的菱角,它们两端的角虽然比较尖,但都不算锋利,一般刺不到人。市面上的鸡斗米,无论是干的还是用水泡在塑料袋里的,都是脱了两次壳的果实,丝毫不用担心被它们扎到、刺伤。

在野外生长时,无论是菱角还是鸡斗,长在水中都不好惹。现在人工种植的鸡斗,叶下也有刺,有的品种果蓬外侧仍然布满刺,采收仍须小心翼翼。野生的鸡斗更是刺上加刺、全身有刺,堪比刺猬,不仅果蓬,而且茎、叶乃至整个植株全都带着坚硬的刺。相比鸡斗,菱角的危险似乎小一点,但也远高于莲藕、茭白、慈姑等。相比人工种植的“两角菱”,野生的都是“四角菱”,又小又瘦又黑,不仅两端的角小到像刺似针,而且两侧还分布着比两端更小的针状凸起物,锋利而且带有倒钩。湖里甚至还有野生的“六角菱”,好像是当地特有的。这是真正的“棘手”。不小心被扎到,不仅刺痛扎心而且还容易红肿发炎。

数年后人工种植的菱角和鸡斗在家乡四面铺开,待尝到这些驯化培植的新品种,才发现当年的野生菱角、鸡斗米真算不上美味。但在食物比较单一、匮缺的时期,这一点点不同于米饭的味道,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大人都颇为难得也比较难忘。

鸡斗和菱角生长条件相似。人工培育种植的鸡斗叶子更大,密密麻麻铺在鸡斗塘里,好像一张超大的毯子铺满塘面,蔚为壮观。这几年老家的鸡斗种植面积越来越大,不仅沟渠池塘被用上了,连一些低洼一点的水稻田也被改用来专门种鸡斗。

曾经一段时间,湖面被分割成无数个鱼塘和网箱,公共的水面大大压缩,内圩内的河塘被分别承包为鱼塘,连普通的水草都被鱼吃光,内圩之间的浔河等大河因为造纸厂经常排放污水,一片一片黑水和死鱼,无论外湖还是内圩,都一度鲜见野生的菱角和鸡斗。前些年对环保更加重视,上游污水来得越来越少,再加上退渔还湖,湖里也重现大面积的开阔水面,野生菱角、鸡斗尽管在内圩里难以重现,但浔河、丰产河、十里长河却恢复了不少,在湖里不少地方更是野蛮地疯长,任由农户采摘。据说光采摘野菱等,一个劳力月收入可达万元,可以连采三个月,这对于无法再养鱼、只能靠打零工的原渔民来说,是一个不用投入成本的增收来源。

摘到的野菱角、鸡斗,多的话直接卖给贩子,少的话可以自己到集市上去卖。有同学说过脑海中有一幅美丽的画面,秋后仍热的黎明,一人用扁担挑着两筐昨天傍晚采摘的野菱角,走在笼罩着雾气的微暗的乡间土路上,担子一颠一颠的,朝向希望的清晨和市场。这个唯美的场面应该在家乡反复重现,不过肯定有所不同。当年的年轻人应该变成了仍然强健的老年人;挑着担子在田间的机耕路上稳健前行,应该变成了开着农用电动小三轮车快速穿行于乡间的水泥路……审美的因素可能减少了,但农户的舒适度、幸福感却增加了。

火红一片红枫岗

□南京 孔繁勋

季节的转换,把我们带入了枫叶飘红的时节。人们都说春牛首,秋栖霞。栖霞山的枫叶自然是吸引人流的打卡地,整座山谷都飘荡着红枫的身姿,而且还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,特别是每年一届红枫节的举办,更是让栖霞山名声大振。而红枫岗与之相比,就显得“势单力弱”了。它位于中山植物园的北园内,是由三个小山包组成的一方土丘。红枫岗既不雄伟,也不壮观,平日里它就静静地立在城市的一角,也很少有人光顾,只是到了深秋初冬的季节,满山遍野的红枫开始飘拂、“燃烧”时,才凸现出它神采吐艳、独特不凡的一面,引得游人的惠顾与观赏。

红枫岗,小巧而精致,低矮而沉稳。虽然名声不大,可它就在市内,交通便捷,不像栖霞山远在东郊,需要开上个把小时的车。因此人们欣赏枫叶,往往不需要舍近求远,抬脚就到,方便就是红枫岗最大的优势了。

每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下旬是枫叶的最佳观赏期。一个周日下午,阳光正好,风和日丽,我骑上电动车,十几分钟便到了红枫岗。进入公园径直向北走去,三个小山包,由西向东一字排开,像一幅火红艳丽的画卷展现在眼前,枫叶翩翩,游人如织。红枫遍地,种植的各式树种沿山势错落有致分布,枫叶呈现出青的、黄的、粉的、红的,五颜六色,在阳光的折射下尽展风采。小而全是红枫岗的特色,在这3万多平方米的山包上,遍植了20多种槭树科的红叶树,如鸡爪槭、三角枫、建始槭、天目槭、羽毛枫,以及枫香、乌桕、盐肤木、黄连木、杜英、紫薇、榆树、榉树、山胡椒等各类品种。

随着寒流的侵入,枫树、槭树、盐肤木、黄连木、榉树便会变幻出更多色彩,枫叶凝霞流丹,美不胜收。红枫岗上有凉亭、有拱桥,桥下有流水,如霞的枫叶倒映在碧水中,更有一番情致和韵味。红枫岗的南对面是一排红墙碧瓦的民国建筑,古朴典雅,在阳光映射下与红枫交相辉映,成为人们镜头中的焦点。还有学生模样的青春少女,身着古装服饰,打着花色布伞,摆着各种姿势,在镜头中留下美好瞬间。

其实,红枫岗一直以来都是摄影师们拍摄的天堂。这里虽比不上栖霞山红枫的漫山遍野,久负盛名,但这里的小溪边、木桥上、山坡上……每一处角落都能让你欣赏到不一样的美景。这不,那些专业人士,早就在山岗上架起了长枪短炮,抢占有利地形,或对准飘逸的红枫,或对准摆拍的“古装”,或抓拍稍纵即逝的光景,或静静地守候在那里,等候灵感闪现的瞬间……

欣赏完枫叶,可以到红枫岗的西边、紧挨着的“桥世界”玩一玩。这里有吊桥、塔板桥、起伏桥、平安桥、铁索桥、同心桥等大大小小十几座桥,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在这里玩很久,回味一下红枫的品格与特点,也许能写出美妙的诗句或散文来。当然还可以到山脚下的著名网红打卡点蔷薇园逛一逛,歇歇脚,这里种有蔷薇、月季、玫瑰、虞美人、夏蜡梅等植物,每到五月初夏,百花齐放,蜂飞蝶舞,花海如潮。

那天,我从山岗上走下来,就静坐在蔷薇园中,看着对面山岗上五彩缤纷的枫叶,火红一片,不禁想起了唐朝大诗人杜牧《山行》中的诗句: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如果杜牧生活在当下,看到眼前的红枫岗,想必会创作出更多更精妙的诗句来。

『养』糍粑

□湖南长沙 郭宇洁

天气愈发冷了,街头巷尾挂起了红灯笼,年关将近了。父母从老家来看我们时带了一袋糍粑,一进门便招呼我们赶紧找个干净的盆出来“养糍粑”。

老公是北方人,拎着那袋糍粑正新奇,听到“养糍粑”更是惊掉了下巴。我强忍着笑意给他解释,老家手工做的糍粑里含有很多水分,放在空气中很快就会变硬、开裂,因此浸泡在清水里,既可以延长保存时间,也可以维持水分,保持软糯的口感。

话音未落,老公已经迫不及待地找了个盆出来,并让我指导着他将糍粑一个一个放进清水中摆好。从这天起,他便主动承担起了“养糍粑”的任务。每天傍晚,他都会将盆里的糍粑拿起来仔仔细细地擦拭一遍,再换上一盆清水,有时换完水后还会蹲在一旁看上一会儿,当真像养着一群住在水里的奶团子。

我想吃糍粑的时候,就去水盆里拿几个出来擦干——老公这几天“养”糍粑已经养出了感情,还颇有些不舍得——擦干后放在烤火炉上,用中小热度烘烤,不多时糍粑的表面开始出现微微的焦黄,并随之发出膨胀的“吱吱”声,这时再多翻几次面,烤糍粑的香气便溢满了整个客厅,令人垂涎欲滴。

烤糍粑的做法我是跟着父亲学的。烤好的糍粑外脆里糯,我喜欢从中间撕成两半,然后蘸上白糖,一口咬下去甜滋滋、糯叽叽。老公和父亲则喜欢直接吃,没有了白糖的“搅局”,粮食的香味反而更加饱满和突出。

母亲更喜欢吃煮的糍粑,于是常常在我们围坐在一起烤糍粑时进厨房“开小灶”。起锅将清水烧开,下入切成小块的糍粑,再放入青菜,煮熟后只需一点点油和盐调味,或者按照当地口味另佐霉豆腐或剁辣椒,一份软糯鲜香的青菜煮糍粑就做好了。这是老家特有的做法,也是属于一代一代、每家每户的“人间烟火气”。母亲就曾说青菜煮糍粑是她的童年冬日记忆,如今也是我的了。

炉子上刚烤好一个糍粑,正烫得我颠来倒去地换着手拿,母亲端着热气腾腾的青菜煮糍粑也坐到了我们身边。最质朴的食物有最能抚慰人心的力量,无数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,和家人一起烤或是煮上一份糍粑,什么愁绪烦闷,跟着糍粑一起全下了肚,只剩满心满肚子的暖意,眼下的冬天便也不冷了。

关于家的记忆和年的氛围,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在糍粑的香气里氤氲开来了。